


镜海译丛

Antoine Volodine

Le Port intérieur

内 港

[法] 安托万·沃洛金 著 彭雅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Antoine Volodine

Le Port intérieur

内 港

[法] 安托万·沃洛金 著 彭雅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4882

Le Port intérieur, by Antoine Volodin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by Les Editions de Minuit.

© 1996 by Les Editions de Minuit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es Editions de Minui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Macao S. A. R. Governmen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港/(法)沃洛金著;彭雅筠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镜海译丛)

ISBN 978-7-02-010563-2

I. ①内… II. ①沃…②彭…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5623 号

责任编辑 杨晓明
责任校对 李 雪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5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563-2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译者前言

《内港》（*Le Port intérieur*）作者安托万·沃洛金（Antoine Volodine）曾担任俄文教师长达十五年之久，他自1987年开始投入写作及翻译工作，曾译过一些俄罗斯作家如特鲁加茨基（Strugatsky）兄弟、维多利亚·托卡列娃（Viktoriya Tokareva）、亚历山大·伊孔尼柯夫（Alexandre Ikonnikov）和玛丽亚·苏达娃（Maria Soudaïeva）等的作品。

沃洛金从最初的作品开始，便建立了一种夹杂数个不同叙事者观点的诗意小说结构，且称之为“后异国情调”（post-exotisme）。他刻意远离当代文学潮流，认为自己的作品并不归属于科幻小说类。沃洛金汲取了魔幻现实主义和国际主义文学的元素来丰富小说风格，作品中常交织着梦幻与政治思想。他的作品题材以反映二十世纪历史、种族屠杀及失败革命为主，小说场景常设于废墟或监狱中，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则是被过往经历和昔日梦魇所纠缠困

扰的灾难幸存者，由此创造了一个虚拟的梦幻国度或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空间，藉此寻找情感创伤的解脱。

安托万·沃洛金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深受好评，作品屡获文学大奖：《蔑视之仪式》（*Rituel du mépris*）获1987年法国科幻小说大奖（le Grand Prix de la science - fiction française），《未成年天使》（*Des anges mineurs*）获1999年法国邮局基金会威普勒文学奖（le Prix Wepler）及2000年法国国家电台文学奖（le Prix du Livre Inter）。此外，他于2008年获得了国家图书中心的让·贾铁诺文学计划补助金（la bourse Jean Gattégno），写了一部名为《澳门》（*Macau*）的小说，书中穿插摄影师奥利佛·欧勃（Olivier Aubert）所拍摄的照片，该书于2009年10月问世。

《内港》于1996年出版，安托万·沃洛金深深被亚洲文化所吸引，花了两年时间在澳门体验生活，亲身感受这一东西方的交集——融合了中华几千年传统与侵略性资本主义的边缘世界之风土人情及文化氛围。

尽管《内港》的作品风格属于“后异国情调”，但却仍保有一些传统小说的元素，如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人物登场及情节发展跌宕起伏等。事实上

它所描述的故事十分简单：

格罗亚·温哥华被其所属的不知名“党”派去勾引一名亲党人士——默默无名的作家博格勒。然而事情并未照原定计划进行，因为格罗亚和博格勒两人之间迸发出激情的火花，双双坠入爱河。为了逃避“党”的报复，他们逃亡到世界的另一端，以伪装的身份藏身于澳门。可是“党”穷追不舍，遣杀手考特去追踪格罗亚及她所盗取的大笔金钱。

《内港》故事主轴围绕博格勒被考特审讯的过程，情境真真假假，读者随情节发展，抽丝剥茧，非得读到最后方能得知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此外，作者还巧用强烈对比的手法来突显故事的张力：博格勒和格罗亚两人不凡的恋情在澳门老旧肮脏的街区里展开，余音缭绕的粤剧旋律衬托着杀手暴力的审讯过程……

主人公博格勒早预料出杀手的到来，他精心策划一连串的计谋，并以琐碎的文字记录穿插梦境叙述，使考特和读者皆不由自主地掉落在他所编织的缜密蜘蛛网之中，受其牵制。

本书共有十五个章节，分别隶属五个不同的主题：交锋时刻、身临其境、浮生记事、虚拟国度及独观自语。《内港》的叙事结构极为特别，作者将审讯发生的初始，也就是故事的开头安排在本书的中

间部分，让读者藉由不同叙事者的讲述，一点一滴地摸索故事的来龙去脉。而从本书的中间部分开始，故事情节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发展来进行，但其中又不时穿插一些倒叙，作者意图卖关子，使谜底不被立刻揭晓，以此吊足读者的胃口。事实上，反复交错的情节也是为了刻意扰乱读者的思绪，以营造出一种混沌之感。

尽管书中人物的身份暧昧不明，故事中也不时穿插主人公的幻想与梦呓，然而作者对故事发生的地点却做了详尽的考证，沃洛金详记了他所熟悉的澳门内港周遭的街道名称。而作者似乎以这个写实的部分来对一般读者喜爱寻求故事确定性的态度做了一番无伤大雅的消遣。其实《内港》的故事大可能发生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或任何一个角落，因为书中的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是个所谓的“异乡人”。

博格勒与他所身处的世界毫无牵连，周遭的中国人完全无视他的存在，就连一丝目光也吝于投射在他身上，他被一股强烈的孤独感深深笼罩住。博格勒在被考特暴力殴打，甚至可能惨遭毒手之际，根本不寄望邻居或路人会对他伸以援手，或在案发后作为见证人。作者在此描绘了一种极度的冷漠：人们即使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彼此之间却无半点交流，各自生活在个人的世界中。

博格勒居住在贫民窟里，那是一个边缘世界，同时也是一个腐朽世界：书中人物无时无刻不被“酷热”所袭，昏头昏脑、精疲力竭，他们身处的环境潮湿不堪，到处充斥着难闻的臭味、灰尘污垢以及滋生的霉菌。沃洛金刻意营造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世界，而一切终将在颓废与衰落的和谐中结束。

在这令人难以忍受的世界中，幻想和梦境是主人公仅有的慰藉。本书以诗意的文字风格叙述一个既悲凉又惊悚的故事，当博格勒回忆往事或陷于想象幻境中时表现出浓浓的诗意，他不厌其烦所罗列出的商店招牌名称以及格罗亚所记录下来的口号标语，也流露出一股独特的诗意氛围。据说这些极具原创性的奇特标语乃出自沃洛金在澳门所结识的俄国女诗人玛丽亚·苏达娃（Maria Soudaïeva）之手。

安托万·沃洛金在故事中的审讯初始便安排具有威胁性的台风来临，随着剧情逐渐步入尾声，台风也以惊天动地之势暴发开来。台风动态与故事情节平行展开，粤剧旋律亦随着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时起时停，正如博格勒时而滔滔不绝，时而沉默不语一般。外在的环境与主人公的处境在此可谓相互呼应，融二为一。

《内港》犹如电影语言的叙事方式，呈现出多变的写作风格，并带给读者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惊喜。沃洛金常以不同时态重复描写同一个画面，如同电影镜头不断推进，从远景推向近景甚或特写，以营造出强烈的视觉效果，使读者仿佛观看一部电影，甚至有身临其境之感。

沃洛金自创一种独具巧思的语言风格，他在书中使用了一些冷僻罕见的词语，或是赋予某些词汇新的含义，譬如用视觉的形容词来表达嗅觉等，以此颠覆读者对文字的既定印象，并开发更宽广的想象空间。

此外，作者不时转变叙事者的人称，例如第三人称“他”突然变成第一人称“我”，藉此改变看待事物的角度，犹如电影镜头不断交叉变化。故事中的叙述者不时互换角色，重叠交错，我们甚至认为书中其实有两个博格勒及两个考特，分别属于作者沃洛金和作家博格勒笔下的人物。沃洛金使用时态和人称转变的独特写作风格，似乎有意使读者和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晕头转向，浸淫于一种介于幻想与现实世界的朦胧氛围中。

书中有许多未完成的句子，这悬而未决的表达方式事实上具有多重含义：有时话语无需说尽，一切自在不言中，有时沉默也代表了书中人物彼此之

间或是叙事者与读者之间不言自明的默契，又或者纯粹因为博格勒和考特两人都筋疲力尽、身心俱乏，累得没法把话说完。

但作者有时也以这种欲言又止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含蓄的情感或深刻的痛楚，例如博格勒无法以言语道尽对格罗亚的强烈思念：“一切都是为了你，才会……如果你不存在的话，我就不会……”“她存在着，却又好似不存在。而一切都是为了她，唯独为了她，才会……”此时的沉默似乎代表了极致的沉默，正如叙事者在故事的开头所言：“嘴唇颤动着，真的不想再讲话了。我只想隐身于阴暗中，什么都无需解释。”“言语犹如其他一切，正在慢慢地毁灭。”但叙事者同时也言明其无法保持沉默的自主性：“然而遗憾的是，我却无法保持缄默。”选择沉默或选择言语表达，让叙事者左右为难，而这也极可能是作者本身反思自问的课题。

《内港》的故事情节充满了悬疑性和神秘感，同时也带给了读者大量的讨论和思考空间。目前在众多大学机构和学术会议中，沃洛金的作品常被拿来作为研究讨论的对象，作曲家艾曼纽·努涅斯（Emmanuel Nunes）甚至从《内港》一书汲取灵感，进而创作音乐作品。

由于沃洛金的写作风格极其特立独行，书中有

些部分艰涩难懂，更难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来诠释和意会，因此翻译的过程颇为艰辛，此外，澳门街道名称、韩国地名及粤剧曲目查证方面等细节亦繁琐费时，所幸获得一些朋友的热心帮忙和编辑杨晓明小姐的体谅，在此更要特别感谢外子贝恺茗（Karim Pascal Bekkar）及友人于琼华女士的大力协助，促使此书之翻译能够顺利完成，希望《内港》能带领读者进行一趟前所未有的丰富探险之旅！

彭雅筠

2014年7月于法国巴黎

目 次

译者前言	001
交锋时刻	001
身临其境(一)	012
浮生记事(一)	027
虚拟国度(一)	041
身临其境(二)	061
独观自语(一)	067
浮生记事(二)	075
身临其境(三)	086
独观自语(二)	107
身临其境(四)	115
身临其境(五)	125
虚拟国度(二)	136
独观自语(三)	161
身临其境(六)	167
独观自语(四)	192

交锋时刻

嘴唇颤动着，真的不想再讲话了。我只想隐身于阴暗中，什么都无需解释。当然，对我而言，最理想的状态便是身处真实世界的边缘，双眼微闭，忘了一切。在寂静且意识模糊的境界中，犹如被包裹在一层模糊不清的薄膜之中，就这样成为一具木乃伊，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然而遗憾的是，我却无法保持缄默。

一个男人在这儿，他就在我身边，监视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和我的一举一动。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他挥之不去的威胁与窥探，于是我尽量回避他的目光。尽管如此，如果我的嘴唇在颤动，这并不是因为我害怕伤痛与死亡，而是易受闲聊诱惑的天性使然。长久以来我们总是认为语言是生存在现实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从而用来包装掩饰自己并隐形于其中，如同一种自我保护。人们认为这就是语言表达及写作的功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我

表达并不能帮助我们活下去。我们都错了！言语犹如其他一切，正在慢慢地毁灭。

“我们直接讲重点吧！”考特说。

“什么事？”博格勒问。

“别叽叽咕咕的，”考特继续说，“有话快说，好早点了结！”

“好！”博格勒回答。

“先说巴西人马沙多吧！”考特建议。

“他死了！”博格勒说。

“总要从一个人开始说起，何不先说说他呢？”考特回应。

“他身患重病，”博格勒说，“离世过早。他把我和格罗亚两人留在中国大陆的珠江河畔等待。之后，我们相依为命，勉强过活。不管是令人担忧或喜悦的方面，我所预想的一切都没有发生。本以为暂时的局面却不由自主地延续下来，时间仿佛也静止了。”

“正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老去！”考特说。

“什么？”我问。

“没什么，”考特回答，“博格勒，继续讲你的珠江。”

“珠江，”我叹了一口气，“一个美丽的三角洲。广州、澳门、珠海、香港。”

“我知道，”考特说，“我乘飞机来的时候飞越过那里，确实很美丽，令人叹为观止。即使绞尽脑汁想要用言语来描绘、勾勒它，也都无法……”

“是啊！”我接着说，“那海岸线上海水的碧绿是在西方从未见过的。”

两三秒钟的宁静过去了。不透风的房间溢满潮气。屋内大部分的物品散发着霉味：厨房里的洗碗槽、书籍、脏衣服、床……当考特再次举起手时，他左手拳头上的汗水发着光。

“马沙多，真正的挚友。”博格勒接着说，“我称他为朋友，是出于对他的敬意。他在格罗亚和我的心目中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倘若没有他的帮助，我们那时根本无法幸存。用不了三个星期，我们就会被‘天堂’抓回去。”

“‘天堂’是谁？”考特问。

“就是你和那些派你来这里的人。”博格勒回答说。

“啊，”考特讲，“原来……”

“是的！”博格勒回答，“‘天堂’这个称呼就是马沙多起的。我们从来就没敢明目张胆地公开谈论你们，即便是轻声细语，谨慎小心。你知道，隔墙有耳，那些敌对力量无时不在想方设法地窃听、监视我们的言行。”

“确实如此，”考特赞同地说，“的确得提防些。”

“我们也称‘天堂’为‘党’。”博格勒继续讲，“其实，我们那时只是一伙所谓的激进分子。而‘党’这个称呼，多少也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增添了一些变相的政治色彩，以此呼应那犹如光环般笼罩着我们的左倾气氛。”

“怎么又出了个‘激进分子’、‘天堂’和‘天使’了？”考特低声抱怨。

“哦，就是那些忧虑重重，唯恐还未享受美好生活就死于刀枪之下的无所作为的人罢了。”博格勒解释说。

“得了，博格勒，瞧你说的！”考特插了一句。

“渴望爱情，幻想自由……”

“别激动，”考特打断他，“你还是继续讲马沙多吧，说说他在你们流亡中的所作所为。”

“我和格罗亚，我们想离开众人，消失于世。可那又是如此艰难。特别是当一群杀手紧追于后，更是危险重重。”

“杀手！你太夸张了吧？”考特说。

“啊，那你，”博格勒讲，“我还以为你是……”

“好了，”考特说，“我们正在讲马沙多，接下来讲。”

“当初我们那个试图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于

世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博格勒继续讲，“我那幼稚的小伎俩肯定会把计划搞砸。然而马沙多可就截然不同了。他曾经在城市游击战时期从事过地下工作，他在地下社会中如鱼得水，应付自如。只需二十四小时，他就能取得一些假护照。而且他既不会受假证商的欺骗，交钱之后也不会被假证商杀了头。他精于魔术调换手法且技术高超。至于格罗亚，她也完全具备这个能力，因为她曾经和马沙多在同样的背景下受过这方面的培训。”

“她并不是跟马沙多同时同地接受培训的。”考特吹毛求疵地补充。

“这些我就知道了，反正不重要。她几乎从未在我面前讲过‘天堂’的事，她也始终绝口不提她在‘党’内所从事的工作。老实说，她本来完全拥有处理问题的能力，但精神紊乱使她变得毫无行动力。当时我刚刚结识她，还没意识到这一点。然而马沙多却早已预料到了我们即将面临的灾难。出于同情心，他决定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

片刻骚动之后，博格勒接着讲，“‘党’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不是吗？格罗亚的精神崩溃日趋严重，以致她的双眼阴郁无神，性格无常，完全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及正确的判断力。她时常烦躁焦虑，思维更是让人莫名其妙。她甚至还用梦幻中